

# 苦酒

陳明中作



苦

酒

陳明中作

上海  
真美書畫店  
1929

十七年十二月十日付印

（苦酒）實價大洋三角五分

版權  
所有

眞美善書店發行

十八年元月二十日出版

一——一五〇〇

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 
國光印書局承印

電話西三七四三號

## 序明中的「苦酒」

銘 彝

明中同我有三四年的友情，我們幾於沒有分離到三個月的時間，差不多都是同住著，一起過那艱苦的僧院似的生活，從未得到女子半點的愛情，偷偷地就快要送我們的青春了！這如繁花一般的年華，是多麼的容易消逝啊！

明中富有創作的能力，善於描寫一種平常的事件，辭句流麗有趣；像我則永久是笨的，努力了好幾年，仍然成績空空，無些微的表現。說來真是慚愧呢。

明中的性格，也如他的身體一樣，不會是活潑的，而是十分地具有憂

鬱的病症，所以他的作品，也多有這種成分，這是他的特色處。幾年來他追逐着一種幻影而無所得，得着的倒是些不值錢的煩惱，他的生命底享受，僅只有一杯喝不完的苦酒，在酸澀着他那躍動的心！

「苦酒」是集合他一些已發表或未發表的短篇作品，都是他的生活所留下的痕跡，在這裏面閃爍着那青春的火焰，顯示着人生的一面影。在這「主義」流行的時代，差不多的人們都在追逐叫喊，惟獨他，仍然是一個純潔的人，同着我們這一大批流浪的波希米亞人，彷彿被社會遺忘了似的在困苦中生活着。

「苦酒」得真美善書局之同意而印行與世見面了，這至少在我是多麼的高興啊！因為他自己不是一個成名的作家，所以也無須乎恭請什麼大人先生之流來替他作序，只託我這不長進的人隨便在他的書上寫幾句莫名其妙的話，有如我們的朋友流浪詩人凝秋的「破鞋詩」的話——

「我不丟棄你，我們好一塊兒滾進垃圾箱去！」

於是，我的序的意義止於此！

十八年元旦後三日寫於摩登社。

我的序寫起了，明中再要我替他增記幾句：本書的插圖是琵琶詞侶的名作之一，是從南國社壽昌先生處為南國雜誌製就的現成的版索取來的。他還沒有用過，因此得謝謝田先生！封面是出自葉鼎洛先生之手筆，遠從廈門寄來，也得謝謝他！最後應該致謝的是真美善書店的孟樸先生，虛白先生，使此書得很快的印行與世見面，明中如是說。他病了！因此要我替他屬筆。

銘彝增記。

# 目次

---

|   |            |
|---|------------|
| 一 | 春愁         |
| 二 | 破鏡         |
| 三 | 爸爸         |
| 四 | 暮雲底靴子      |
| 五 | 不速之客       |
| 六 | 一個波希米亞人底悲哀 |
| 七 | 苦酒         |
| 八 | 獄中預記       |

「瑋瑋，還是去吧；西湖多麼好玩啊！這樣明媚的春光，也悶守上海得什麼？」林華扭着她的好友瑋瑋鬧着要一道游西湖，趁學校組織得有旅杭寫生團的便，瑋瑋總是不答應，她們秘密談判不只一次了。

「我不去！」瑋瑋還是堅決的主張。

「爲什麼不去呢？我要你去！」林華說着捏了她的乳頭一把。

「討厭！又要動手動脚的！我不去就不去，你管我「爲什麼」！」她

的話夾帶一些意氣。

這是暮春的一個早上，兩個少年華的處女並着頭兒睡在一牀，睡在一個枕上，擁抱得緊緊地，緊緊地，怪有意思。那時琇瑛的雙手忽從棣華的肩脇之間鬆了下來，又把頭兒掉轉去朝着壁頭。

「怎的又傷起什麼心來？——總是那『神經鬼子』作怪！」她把雙手攬住棣華的腰間。

「你呀，你……」琇瑛說了半句，聲調頗不自在；肩頭也有些顫動。棣華把她擁得更緊一些，一面又撫慰的說：

「唉！你這個人啊，你真像多愁善怨的林妹妹。你愛寶哥哥，你又恨寶哥哥！」

「放屁！那個是林妹妹？那個是寶哥哥？」她把嗓子提高起來，身子左右蠕動，表示拒絕她的擁抱。

「呵呵，了不得！又得罪了你什麼人？——你不是林妹妹，我不是寶哥哥？！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「神經鬼子」！「神經鬼子」！你真害人不淺！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嘉賓」住窗前讀頤朝陽；誰家秀籠中的小鳥歌唱着怪好聽的曲子；瑋瑛在蒙頭飲泣！

「到底去不去？好早些準備！你一個人住在學校，不嫌寂寞麼？況且去也只得幾塊錢……到西湖我們打夥照一張像寄給你母親，不好麼？」  
棣華守着她嘮叨不已；好似香花無語，被蜜蜂鬧的懨懨了。

「……」她沒有回響。棣華又添上幾句：

「究竟怎樣？你仔細想想；我知道你怕重臨舊地引起舊恨，其實在夢

裏追尋，不更難堪麼？」

「我不去呀，冤家！請你少說些話！……」琇瑛幾乎哭出聲來。

「好！好！我不惹你！我一個人到西湖去！我一個人到西湖去寫生，去看小說，去釣魚；去走遍我們去年同游的舊地！我去幫你打聽那個人的消息！我要到白雲巷月老祠去與你抽籤；我祝福你莫抽句『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矣！』呵，我還要帶郭沫若的『瓶』詩帶去！……我走了，你好去與那『神經鬼子』會聚！」棣華半似冷嘲半帶醋意的說了一大串話，着實有些憤懣之氣，竟自翻身起去。

琇瑛哭得愈不成聲，心裏想說：「哼！你這個很心的人呀，也虧你說得出這些話！」但是沒說出口，棣華已經離開她了。

琇瑛同棣華是幾次同學的好友，又是同鄉，又是同離數千里外的家鄉來到上海進藝術大學。她倆親密的程度已經到友誼的昇華時期；早於年前

受了時下流行的「性史」影響，進爲同性愛的豔侶了。棟華年事較長，氣質又較有朝性，所以她自譽爲男子；琇瑛是最柔順不過的人，也就聽其佔些便宜——所謂「便宜」是什麼呢？大凡異性的求愛多是男子聽從女子，男子僕屬於女子；同性的求愛則是富女子的每每服從於「僞男子」，好像有丈夫氣的巾幗很是稀少而且不大愛好同性（？）無怪棟華之于琇瑛，也有「男尊女卑」的惡習；這大概是學得社會上一般莽丈夫的模樣吧（？）而且，在晚間同睡時，棟華又愛睡在琇瑛的懷裏，股上，伸出手兒偷偷摸摸，做些可笑的討厭的舉動——雖然琇瑛自己有時也禁守不住，要作同樣的戲法，却總沒有棟華那樣熱狂，那樣膽大，也許這是她們秘密締結了「平等條約」的結果（？）

今朝琇瑛堅決的反對棟華要她同遊西湖的要求，原是別有苦衷；並非對於她的情感驟然冷落下來；但棟華總覺得那樣苦苦央求，都不賞臉，未

竟有些埋怨她；所以亂七說八，咒詛什麼「神經鬼子」，故意打刺她的心事。琇原是個軟弱的人，那禁得住這般沈重的刺激呢？試看暴風雨下的花枝吧，牠是如何的慄戰，如何的喪氣呢！

這時候她苦苦的想起了那心底深深刺住的無名的傷害；這時候她重溫了一番甜蜜而有辛酸餘味的舊夢；這時候痛愛她的人，佩服她的人，幫助她的人都不在了；就只有多情的春風還從窗外伸了手進來輕輕地揩拭她的眼淚！她望着案頭一隻憔悴的桃花竟好似自己的命運的徵象……

## 二

當天八點鐘的課鐘已經響澈滿院了，女生宿舍的琇瑛還沒有起來；也沒有人去看她一眼。

「……不去！不去！去又有什麼意思？好夢已經做過了，還去尋覓什

麼踪跡？去也只有多陪一些眼淚罷了！……」瑋瑋熱烈的，昏沈的腦子裏，儘有多少情緒在那裏暴動，多少思想在那裏衝突。

「棣華太不諒人了，說些話也不管人家聽了傷心；「嘲笑痛苦的靈魂」的人是怎樣缺乏同情心啊；棣華不是情場失意人，還懂得此中委曲吧？」

「她最不该譏罵人家做「神經鬼子」！誰是「神經鬼子」呵？人家原是一個好好的有爲的青年哪！我怪他，也不過爲了他既是使君有婦，就不當無端愛我；這雖是他的過錯，到底未曾欺騙了我；何況他的用情，又是那樣純潔，真摯，與深厚！……」

「唉唉，莫提起他罷！莫提起他罷！他竟是那樣愛我！他爲我戒了烟酒，爲我棄了文學——他說，研究文學是使他「神經過敏」的原因——他又爲我跑到革命軍去參加戰爭——他說；要求一個痛痛快快的死——而且

豈因為愛我的緣故疏遠了他的妻子！……天呀，你教我如何承受得起？！

「我雖然還有心愛他，可是我一無勇氣，二無勇氣，三無勇氣；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，什麼方式，我都不能表示我的衷曲——他總是說我埋怨他，我忘了他，還怪我加了他「侮辱」兩字的罪名，天呀，這是旁人的說話，真是冤煞我呵！」

「心子！你怎麼不剖開給他看呢？嘴巴！你怎麼不向他分辯呢？他是真誠的愛我，我已知道；我是如何的愛他，他還不知道呀！不過，我是不敢愛他，我是不敢表示愛他；非是不愛他呵！……他愛我，使我傷心，他誤解我，我是如何的難過呀！……」琇瑛想到這裏，淚水更澈澈的流下，手巾早已濕透了。壁上訂得有一張西湖的照片，背景有湖有山，有三潭印月，沅公墩，還有蘇堤一線；其中有琇瑛也有棟華，還有異性朋友……那便是去年琇瑛在西湖與別的朋友照的像片；她是斜倚碧桃樹下拈着一枝蜜

瓣桃花，還有那個人們咒詛的「神經鬼子」坐在花地上握着一本「拜倫詩選」……這個引動了琇瑛的視線，更引起了她更深的悲感——

「可憐的少年吓！你爲什麼要愛這個面貌不美，學問不強的我？我使大膽的愛你，又如何對你的妻子得起？有了她就不應該有我，你如何還是糾纏着我？我如今並沒有別的愛人，也不願別人愛我；我是爲愛你的前途而犧牲我的愛情！我是爲你的妻子而犧牲我的幸運！愛人呀，你幾時纔能原諒我的深心？！」

「……爲了你，我不願再避西湖了——」……

「……………」琇瑛想來想去，不住的聳着兩個肩膀，嗚咽得如泣血的杜鵑在靜寂的深夜裏哀啼！

室內冷靜靜的沒有一個人來看琇瑛一眼！

「羅先生，羅先生，外面有人會你呀！」瑋瑛睡了一大清早還未起身，因為觸動了舊愁新恨，索性不吃早飯，不上課，痛痛快快的哭一場，好藉以消除胸中的積鬱。但是她已哭到淚盡了，哭到昏暈了，一陣陣的清風將她帶入夢境安息，這已不知什麼時候了，她才覺得有人叫喚她，又聽到外面有人會她，很是驚異；便問了身前的女僕：「是個什麼人會我？」一面急忙起身穿衣服。那來叫喚她的女僕便告訴她：

「男學生，穿的西裝，年紀不過二十歲……」

「你說，就來，請他在會客室裏等一等！」她心子兀兀地跳動不已，她已料着一定是P君——所謂「神經鬼子」——來了。聽說P君這次害了一場大病，棣華到醫院去看他，還時時打聽他的消息；她抱憾沒有勇氣去會他一面，雖然他在醫院裏有三四十天。到底男子不像女子那樣軟弱，那樣沒有意志力，他如今居然肯來相會……她在這樣揣度。